

长篇
小说

侯孟
著

原色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色

侯孟／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色/侯孟编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9
ISBN978-7-5378-4183-2
I.①原… II.①侯… III.①原…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1223号

书 名:原 色
著 者:侯 孟
责任编辑:赵 勤
书名题字:屈志平
封面设计:侯文周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承方印刷物资有限公司

开 本:787×1194 1/16
字 数:389千字
印 张:25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183-2
定 价:50.00元

目

录

一	寻找出路到矿山·····	001
二	井下高产夺煤量·····	011
三	有苦有乐有期盼·····	023
四	成柱相亲煤蛋伤·····	035
五	明灯辉映破黑暗·····	046
六	心有所向谋开创·····	063
七	命运多舛要改变·····	078
八	转转出嫁锁思双·····	087
九	窑洞建成友谊暖·····	103
十	锁追春燕情歌唱·····	112
十一	今日推车为明天·····	122
十二	游目骋怀见庙堂·····	133
十三	祸福隐于未知间·····	142
十四	矿山女人爱无疆·····	157
十五	瓦斯事故众救援·····	173
十六	原贵入牢换矿长·····	185
十七	红梅倚玉结良缘·····	210
十八	不屈不挠志顽强·····	219
十九	慈母逝世儿遗憾·····	238
二十	忠良驭人握马缰·····	251

二十一	冯玉守岗过上元·····	261
二十二	转转拒情避商场·····	272
二十三	黄山归来不看山·····	282
二十四	心无坎坷眼界广·····	293
二十五	人生知己难相伴·····	308
二十六	亦真亦假亦沧桑·····	330
二十七	事生肘腋知权变·····	352
二十八	瘞玉埋香何处访·····	368
二十九	土蛇化龙抱成团·····	375
三十	采掘煤炭黑脊梁·····	383



寻找出路到矿山

天，灰蒙蒙的，云乱絮般在空中搅着。

乡间小道上，一群人簇拥着一辆装着棺材的木板车行走。

拽着一条白粗布引领灵车的后生叫段成柱。走在他前边的是年纪尚小的弟弟成刚，举着引魂幡儿。握车把的两个人，左边个头稍高的叫武锁，右边个矮的叫冯玉，他们都是段成柱的同学。推车的和跟着的，就是同村乡邻了。

田野里阵阵秋风吹着段成柱。他短短的头发上和方正的脸上敷了一层黄土，显得土里土气。但宽宽额头下双眉紧蹙，单眼皮眼里流露出的目光，让人看起来有股狠劲蕴藏在深处。由于用劲地拽着白粗布，他的大鼻头鼻翼翕动，厚嘴唇随着胸膛的起伏吐着粗气。老父亲去世了。年少的段成柱意识到自己得撑门户了，他感到了肩上的重量。

对面一辆卡车开过来，在距离出殡队伍几米远的地方当道停下。它往边靠一靠，出殡队伍可以擦着车边过去。但它横在道中间，就是不往边靠。段成柱抬头看车，司机是个年轻人。旁边坐个胖子，一副大墨镜遮住了半个脸。年轻司机多次扭头看旁边的胖子，胖子紧抿嘴角，不动，不说话。

武锁骂一句：“这坏仔儿！”放开车把就往卡车跟前走。冯玉双手攥紧车把，抬头看段成柱。段成柱左手松开白粗布，右手握紧了拳头，眼中的狠劲里渗出了怒气。他也想揍这两个挡道的东西。突然间，耳边响起老父亲的声音：遇事不要莽撞，大道不通走小道，总有路通的时候。——打起来，后果只有一个，耽搁埋老父亲。

“武锁！”段成柱喊住了武锁。

武锁握着拳头，回头看段成柱。

“咱这群活人和他两个死人有啥可争的！他霸道，咱躲得起！给他们让开！”说完，段成柱拽着白粗布走进黄土田里，灵车也缓缓地斜向了田里。

卡车鸣着喇叭，似乎嘲笑着这群不起眼的村里人，搅闹起一股黄土而去。

棺入穴，墓堆堆起来了，天上落下了雨点。段成柱松了口气，雨打墓，后世富。不等他给送葬的人们散完烟，人们就急急忙忙收起工具往村里跑了。

埋了老父亲，吃了饭，天说黑就黑了下来。

昏暗的屋子里，段成柱想和武锁、冯玉说说自己今后的人生安排。他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给坐在炕沿上的冯玉。冯玉摇摇头，连说：“不抽！不抽！这玩意儿沾不得！”给武锁，坐在冯玉旁边的武锁摆手：“前几年我就抽过，呛嗓子。”段成柱把烟含在嘴上，划火柴点着，吸了一口，说：“烟是给帮忙埋我爸的人准备的。这几天，身乏心累，抽了几口，不由得就抽上了。唉！老爸没了，啥都得靠自己了。为了给老爸看病，我和我妈把能借钱的地方全跑遍了，该了一屁股饥荒。靠生产队里劳动挣的那点儿工分，我一辈子也补不起家里的饥荒。”

冯玉说：“文化大革命，不让人胡倒腾，你有啥招？”

武锁接着说：“睁大眼睛，满世界黄土疙瘩就长着几棵庄稼，想倒腾也没可倒腾的！”

“庄稼地是老百姓的刮金板。吃大锅饭，刮金板越刮越刮不出金啦！”段成柱狠吸一口烟，慢慢吐出说，“我姐告诉我，她们村代销店的人去城里拉货，听人嚷嚷，太岳山西边的汾东煤矿要来咱县上招工。不知是真是假？真的招工，我寻思得去。”

武锁说：“我被学校开除了，也没个地方去，就跟上你吧。”

段成柱说：“这几天埋我爸，也没顾上问，你咋被学校开除的？”

武锁说：“还不是因为校长的那个坏仔儿。他上课溜回宿舍，偷吃了我带的干粮不算，又往馍袋里放了几个牛屎坨。他以为孙子上了爷爷的炕，吃了拉了，老祖宗会高兴。他想错了，老子可不是他亲祖宗！我查清楚以后，狠狠捶了这个坏仔儿一顿，惹恼了校长，就被开除了。”

段成柱说：“你这人，啥事忍一忍不就过去啦！”

武锁说：“忍？你忍他就敢往你头上撒尿。他得了饱，我就得受饥，忍得下去吗？”

段成柱说：“我家里穷，没能上高中。你和冯玉上了高中，还被开除了！找找学校，求求饶，再去上吧！能上学还是好。”

武锁说：“成柱，你没有上高中，也不用后悔。上学得有好老师和好教材。现在普及高中，哪有那么多好老师？我就是跟上音乐老师学会了识谱，看着谱子能哼歌了。其他代课老师的水平，真不敢恭维！冯玉，你说呢？”

冯玉接话说：“我们班的物理老师还可以！给我们补充了不少教材外的东西。让我喜欢上物理啦！不过，你们要去矿上，我也想去。”

武锁问：“你去干啥？”

冯玉说：“向梅家姊妹们多，她上高中家里就不同意。她非要上，家里说上上几天，了个心思算了。这学期下来就不让她上了。”

武锁说：“噢！你是想给小媳妇挣学费饭钱去呀！还没圆房，感情就这么深？”

冯玉和向梅是两家老人订的娃娃亲。段成柱见武锁奚落冯玉，便打住武锁的话头说：“咱们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也各人有各人的想法。迟一天早一天都要走上社会，早点出去闯闯也好。”

武锁说：“对！咱们三人做个伴，到矿上互相照应。”

三个人说着话，谋划着人生。成柱妈抱着床被子进来，见屋里黑着，摸索着寻见灯绳，拉着了灯，灯泡发出了昏黄的光。

“累了好几天啦，早点睡吧！”

冯玉跳下炕接过被子说：“大娘，我们马上就休息。”

“妈！你和我姐也早点儿睡吧！叫成刚也赶紧来睡。”

“成刚就不过来了！你姐，成刚，在我那屋里挤一挤。你姐正说叨成刚呢，叫他念书上心点。你爸不在了，我就指望你们啦！”

段成柱看着妈出了门，扔下烟头，踩在鞋底，拧了几下，对武锁和冯玉说：“既然都有去汾东矿下煤窑的想法。明天，相跟上，咱一起到县劳动局问问。”

冯玉甩鞋上炕铺着褥子说：“我岁数不够，人家能要吗？”

“多报两岁啥也有了。”他们三个人，只有段成柱过了十八周岁，武锁和冯玉都才十七周岁。武锁认为岁数不是个事。

“路靠脚蹬，事在人为。咱们试试。”段成柱说着，上炕帮冯玉铺展被褥。

农历腊月是公历的元月。农家干活数节气，公家办事说月份。汾东矿元月份招工人。

史家庄离汾东矿不远。汾东矿招工，村里人没有几个有想头。说来有些历史原因。日本人占领时开煤窑，史家庄有不少人在窑里头干活。煤窑里透水，人们跑出来，又被日本人撵了下去。撵下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煤窑开不成，日本人走了，蒿草漫了井沿。第二年清明节，史家庄史姓人家的男男女女结伴到窑口祭奠亲人。点了香，烧了纸，人们就要离开窑口了，有个叫秃秃儿的趴在窑口朝下看，突然就凄厉地叫起来，一声声叫着跑回了村。惊得人们的魂魄甩出了心窝子，赶快撵着秃秃儿跟回村。问秃秃儿咋回事？躺在炕上的秃秃儿临死还是满嘴说胡话，嚷着说死了的本家兄弟在煤窑里招手吆喝他！从此，史家庄的老百姓提起煤窑就心寒胆怯，史姓人家有人握拳说日本人开煤窑是姓贾的领来的，冤有头，债有主，得找冤头债主算账。但这算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土改运动，批斗地主，贾姓家族一天就死了十三口人。仇恨是泄了，但让史家庄的老百姓再去下煤窑，还没有人带这个头。

招工指标下到村里好几天了，听说仍没有人愿意去汾东矿下煤窑当工人，有人动了心思。共产党建立的各级政权都是一元化领导。村里最高管事的人是共产党在村里建立的基层支部的书记。支部书记简称“支书”。太阳升起老高，约莫着史支书家吃过饭了。贾亦真跟着妈进了史支书住的院子。史支书住的院子是个四合院。院门不大，却有垂柱卷棚顶覆瓦罩着，两扇木门对开。门楣顶“视履考祥”四个颜体黑字虽经沧桑，仍凸现筋骨。院子正房一明两暗三间青砖砌的窑洞，高出地面三尺有余，需上三个石台阶才能迈进门槛。窑面的前头有廊厦。廊厦下四根柱子立在石柱础上。木柱子上的雀替雕着琴棋书画图案。贾亦真正仰视木雕时，正中窑洞的黑边红布门帘顶开，史支书的小儿子金奎蹦了出来。贾亦真妈怯怯地却满怀亲昵地抬头问：“金奎，你上学去呀？”

金奎把背着的书包往后甩了甩，在台阶上站着没动，眼皮翻了翻说：“地主婆！你不好好去生产队里改造，跑我家来干啥？”

贾亦真妈谦恭地说：“你亦真哥……”

金奎一脸不屑地反驳：“啥哥？他配当我的哥吗？”

贾亦真妈忙说：“不配！不配！我是说我娃亦真……”

说话间，史支书掀开门帘出来了，朝金奎说：“扯啥闲话哩！去！上你的学去。”金奎“哼”了一声，下了石台阶，冲着贾亦真走过来。贾亦真妈忙拉过儿子，给金奎让道。贾亦真早已学会逆来顺受了。金奎对他和妈的鄙视，他没有发火。看着背着书包从身旁经过的金奎，他心里也不羡慕，只是感到不公平。村里大多数孩子认字，都是去学校里，只有自己认的几个字是妈教的。人咋生下来，命运就不一样呢？

史支书居高临下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母子俩，不说话，掏出火柴盒，打开，拽出个火柴棒，剔开了牙。

贾亦真妈往前挪了挪，对史支书说：“金奎这娃长得越来越有出息啦！村里人见了都喜欢！”

史支书啐一口牙里剔出的东西，说：“别绕圈圈啦！说吧，找我有啥事？”

贾亦真妈说：“支书，您大恩大德，我和娃下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次……这次……听说汾东矿招工，我想让我娃去，您看行不？”

史支书又吐了一口牙里剔出的东西，说：“招工指标倒是有。可你家成分高哇！”

“听说……听说没人愿意去。”

“没人愿意去，也轮不上你们！”

“支书，我知道您作难。可不求您不行啊！村里大大小小的难事，都是支书您解决的。只要您说办，没有办不了的事。”

“这倒是。没人去，指标就作废了。这挖煤掏炭嘛，总得有个人干！你瞅瞅，快进正月啦，我这过年垒旺火的炭块子还没有准备下。这炭真得有人挖！有了炭，咱才能垒旺火呀！这么着吧，你们先回去。我呢，再找找上面，看能不能把这指标给了你们！”

“哎，谢谢支书！谢谢支书！”贾亦真妈说着，拉过贾亦真给支书鞠躬。

垒旺火是村里的习俗。春节除夕夜，农家院子里用炭块垒摆起一堆旺火，讲究个“旺火冲天”，象征着一年的日子过得火一样红。贾亦真从记事起，院子里从来没有垒过旺火。但自己家不垒，不等于村里其他人家不垒。史支书家年年垒旺火，好像就没有停过。锣鼓听音，说话听

声，当妈的听出了史支书的话里话。

寒风凛冽，天还黑咕隆咚。瘦小，没能长起个头的贾亦真，跟着妈去汾东矿的矸石山捡炭块。矸石是煤里含的石块。这些石块进不了煤堆煤仓，被清理出来倾倒在山沟里，天天倒，天天堆，日积月累成了寸草不生的矸石山。但矿井出矸石时，难免捎带些炭块块。买不起炭的人家，到矸石山上捡炭是可以有些收获的。

贪黑起早，吃苦受累，贾亦真不怯，从小苦惯了，也干惯了。可现在让他去给史金奎家捡炭块，他心里感到窝囊，窝囊又排解不掉。

妈担着一对荆条筐，贾亦真担着一对荆条筐。母子俩并排走，妈边走边说：“娃哟！你猜得不错，那青砖瓦房四合院，原来就是咱家的！土改时，你爸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我和你被扫地出门。唉！妈受了一辈子罪，你不能在村里跟着妈再受罪啦！孙猴子能，七十二变，可被如来佛压在山底下，五百年翻不了身。树挪死，人挪活。出了史家庄，或许你能活出个样来，让咱贾家的坟头草立起来。人得有个想法，有个刚骨志气。到了汾东矿，你好好干，不愁没出息。今年咱给他史家捡炭，明年还捡吗？娃哟，啥事都要翻过来想，倒过来想。”

“妈！捡炭，我自个儿去就行。上矸石山捡炭又危险又苦重。我怕你吃不消。”

“娃哟，妈风吹日晒雨淋干了多少年庄稼地里的活，身体硬朗着哩。倒是你从小没吃顿好饭。现在都二十几啦，还是这么瘦小。上矸石山捡炭，妈是怕把你累着哩！”

听妈这样说，贾亦真想哭。但妈从小教育他，泪蛋子，耍汉子。刚骨志气的人从来不哭。他强忍住要流出来的眼泪，用手背擦了擦流出来的清鼻涕，抬头望天，灰灰的天边出现了点亮光。

当天放亮的时候，贾亦真已经跟妈爬到了矸石山坡上。夜里倒下来的矸石里混着的炭块块还没有人捡。抢着捡，能从矸石里多翻出几块炭来。

天冷，手冻，冻过了劲就不觉得冷啦。矸石山坡陡，脚踩下去碎矸石往鞋里钻，可是能从矸石里寻出一块大炭，就不觉得鞋里硌脚了。

母子俩在矸石坡爬上返下，捡着炭块。炭块平了筐沿，妈就扭着筐倒到矸石山一旁庄稼地埂上，几趟下来，地上就攒起堆了。妈爬上矸石坡对儿子喊：“娃哟！够两担子担了。咱回吧！”听见上面有矿车“咣当”响，妈加重声音喊：“翻矸了，快躲开！”贾亦真嘴里应着，眼睛

峻见不远处又有几块炭，赶紧跑过去捡进筐里。等他立起身的时候，妈已经跑到了他跟前，不由分说，拽上他就往一旁躲。紧躲慢躲，矸石山顶矿车里的矸石还是翻倒了下来。大大小小的矸石块轱辘着滚下坡，有几块飞溅起来。妈扔掉了手中的筐，背过身两手紧紧地把儿子的头护在怀里。贾亦真挣脱了几下也没有挣脱开。矸石滚落的声音停止了，妈才惊慌地放开儿子，连声说：“不捡啦！不捡啦！咱回！”

大年除夕夜，史支书住的院子里旺火冲天，火焰猎猎燃烧。村中响起了迎接新年的鞭炮声。村边，一孔土窑洞里油灯忽明忽暗。像往年的除夕一样，妈剁萝卜做馅和面包饺子，贾亦真抱些柴火烧炕边灶锅里的水。和往年不一样的是妈今年包了二十个饺子，比去年多了一倍。一年四季，只有除夕，贾亦真可以吃到一回没有肉味的饺子。他一天天长大，虽然个头长得慢，饭量还是一年年增加了。这几年包饺子，妈也想多包几个，让儿子吃个饱。但每次舀面时，妈就舍不得了。一顿白面饺子饱，可能就要一百顿用杂粮蔬菜填嘴了。所以贾亦真个头从矮到高，除夕吃饺子也就从饱到半饱，到后来只能解嘴馋地吃了。特别是在矸石山捡了几块炭，他更明白这饺子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吃的“美食”，饺子另一种用途更重要。

妈煮饺子时，贾亦真不用妈吩咐，就用干净布子把父亲那张戴瓜皮帽穿对襟袄的遗像擦干净，立放在破旧的木柜上。拿两个碗到院子里捏了些细土面面，放进碗里，端回窑，一碗摆在了父亲的遗像前，一碗放在了灶王爷神位在的窑壁洞洞里。尽管“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早不让老百姓敬神拜鬼了，但妈说，心里敬啥就有啥！人做着天看着，昧不了良心总有好报！所以，这敬灶王爷祭父亲的礼节年年少不了。饺子煮熟了，妈数着数往两个碗里各捞进了十个饺子。贾亦真把一碗敬在了父亲遗像前，一碗端到了灶王爷神位前。妈燃了两炷香，一炷香插进了神位前的土碗里，一炷香立到了遗像前的土碗里。妈和贾亦真双手合掌，先接回了灶王爷，祷告着让灶王爷保佑四季有吃的。然后向遗像祭告。妈说：“娃他爸，我想让娃下煤窑去。煤窑虽说苦累，有危险，可总比在村里活不出来要强些。你保佑保佑娃，让娃能招了工。当了工人，更要保佑娃平平安安，不能让磕着碰着。你在那边放心吧，我娘儿俩会好好活着。咱娃有了出息，给你摆肉馅饺子，摆大供。啊！”往年妈祭告时总要很快地把眼泪擦掉。今年，妈没有擦眼泪。贾亦真忍住眼

泪，把妈扶到炕沿边让妈坐下，舀了碗饺子汤端给了妈。妈喝一口汤，望着早早懂事的儿子挤出了笑。供献完，妈让儿子吃饺子。贾亦真把筷子递给妈，让妈先吃。妈吃了一个，不吃了，两碗折一碗，推到了儿子面前。贾亦真说：“妈，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妈说：“娃哟！有你爸保佑，或许你真能下了煤窑。明年挣下钱，你给妈包肉馅饺子，再给妈煮块肉，让妈好好享受一回，行不？今年，你还是把碗里的饺子全吃了，让妈先高兴高兴。”贾亦真吃开了饺子，但没有像往年那样把碗里的饺子全吃完，剩下一半，他再也不吃了。妈才四十多岁，已经是满脸皱纹了，加上她朝后梳的发髻，整个人看上去不像个中年妇女，倒像个老太婆。妈这辈子吃穿上的压力和精神上受的折磨太大了，贾亦真觉得自己这个当儿子的真是不中用，连给妈吃块肉都做不到。真能下了煤窑，再苦再累也要干出个样子。

或许是几筐炭块子起了作用，或许是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最主要的还是史家庄除了贾亦真，就没人愿意下煤窑。正月初五“破了穷”之后，写着贾亦真名字的招工表上面盖上了红红的圆戳子。贾亦真终于成了汾东矿一名井下工人。

办完进矿手续，贾亦真拿着劳资科开的介绍信，到回采一队报到。进了宿舍楼，打听到回采一队的队部，敲门，里边回答“进来”，——是个女人的声音。队部咋有女人？左右看看，贾亦真还是推门走了进去。像是队部，屋里有文件柜、办公桌。可能还兼做宿舍，因为还有自行车和单人床。床上坐个人，确实是个女人。

贾亦真说：“我找杨队长。你是……”

“我是杨队长的老婆。两天没见他啦，来看看，你找他干啥？”

“我是新招来的工人，来报到。”

“新招的工人？这煤窑有啥好下的！你也往里挤。”

“吃粮多，挣钱多。别人不愿意下，我愿意。”

“又一个来黑窟窿里拽钱的！”

“你不是杨队长老婆吗？咋……”贾亦真把“咋说这样的话”咽了回去。

“哼！快别说队长老婆啦！当年他哄我说他是一区二号车的车长。我还以为是开汽车有技术的人哩！结了婚，才知道连井下拉平车的都不是，就是挖煤的！跟上他，可害苦我这一辈子啦。过年过节，要保勤见

不上个面。生了两个娃，他也不在我身边好好守几天。就知道挖煤！以前在村里只知道煤窑里的危险，从农村转户口来了矿上，才知道这下煤窑就和老虎嘴里拔牙一样，冒的是天大的险！他到点回不了家，又不知道送个信，我就急，急得白眼珠子变红，多会儿见了他，眼皮子才能合上。”可能说话的女人在屋里等的时间长了，逮住个能听她说话的人，就放机关枪似的嘟嘟个没完。

“听你这么说，杨队长是矿上的好把式呀！我一定跟上杨队长好好干，学习杨队长的好作风，好精神。”贾亦真心情好，除了当好听众，又凑趣儿说了几句。

“像你这样的身子骨，怕是在井下干活吃不消。悠着点干，别累了。心里活络点，注意安全。钱没个挣够的时候，落个全胳膊全腿比啥也强！”

“你说的这话，和我妈说的一样。听起来心里热乎。”

贾亦真和队长老婆说着话，进来个人，普普通通，中等身材，四十多岁年纪。他可能刚洗澡回来，不长的头发还湿着，眼圈儿没洗净，双眼皮褶皱里和鼻凹里还留着黑。他瞅瞅屋里的人，走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下，拉开桌抽屉，掏出盒烟，弹出一支，把烟盒扔到桌上，点上烟狠狠吸了一大口，才对女人说：“红秀！你看你真是心搁不到肚子里。下了二十几年窑了，我能招呼不住自己？我不但要招呼住自己，还要招呼住队里这百十号兄弟哩。瞅你火急火燎的，又是到调度室找，又是在队部里等，不怕人家笑话。”

贾亦真听话听音，知道跟他说话的女人，叫红秀，进屋的就是队长杨保旺了，他把介绍信放到杨队长面前的桌上，正要自我介绍。红秀已接了杨保旺的话：“我找我男人，谁笑话我？不说你两天不出井，也不给家里捎个信，倒数落起我来了。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红秀起身出门了。杨保旺咳嗽两声，看着贾亦真正要问话。红秀又折回来：“家里给你热着菜，留着饭哩。不吃，你饿着！”

杨保旺站起身，笑着说：“吃！吃！你先回，我随后就回。”

红秀又说了句“少抽点烟，听不见咳嗽吗？还抽！”这才走了。贾亦真不等杨保旺询问，就赶紧自我介绍：“我叫贾亦真，新招的工人。我不怕吃苦，来了回采一队，肯定干好！”

杨保旺说：“看你人瘦小，说话底气挺足。下煤窑没有诀窍，能吃

苦就行！抽根烟吧！”

贾亦真忙摆手，“不会！不会！”说着话，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暖壶给杨保旺倒水。倒水当间，又进来个人是小队长王煤蛋。这人光头，粗眉大眼，眼珠子愣圆，一说话嗓门很高。

“杨队长，我把黑子收拾了一顿，叫他小子在保卫科老老实实认错。这小子说偷雷管是去炸鱼。老毛病又犯了！让我逮着也饶不了他！”

杨保旺说：“跟上啥人学啥人，跟上秃子剃光头。这几天，我看黑子和疤癞眼走得近。得看紧黑子。老毛病犯了，改了就行。发展到扒电缆换钱，性质就变了。”

“哦，这个我知道。你赶紧回家休息，累了两三个班，别在队部呆啦！”

杨保旺扔给王煤蛋一根烟，指着贾亦真说：“这也是新招来的工人，分到你们小队吧！”

王煤蛋上下打量一下贾亦真，问：“你刚从你妈裤裆里钻出来吧？还没尿头子高，下井能受得了吗？”

贾亦真在村里受够了辱骂、奚落，早习惯了。可进了汾东矿还要听这歪腔儿，心里很不舒服！但他想驳斥却胆怯，想回句话嘴上像堵着东西说不出来，就没吱声儿。

杨保旺说：“王煤蛋！咋说话呢？一张嘴就损人，你就不能改改！”

王煤蛋说：“娘生爹养，改尿不了啦！”

杨保旺说：“新工人多了，要带好他们。不能嘴里总是不干不净的。段成柱那几个小年轻人干得咋样？”

王煤蛋回答：“这几个还行吧！特别是段成柱，眼里有活。”

杨保旺嘱咐说：“好好带，带出些好工人来！”

两个人正说着话时，“嘭！”门被推开了。进来个人对杨保旺一哈腰，说：“队长，借你的自行车用用。我到火车上买盒烟去。”不等杨保旺放话，推上自行车就要出门，扭头见桌上放着烟盒，抓过来，摇出一根叼上，摆摆手出去了，门也没关。

王煤蛋对着门骂：“韩根大！没你妈的烟抽，不活啦！”



井下高产夺煤量

晴空万里。太阳把它积聚的能量以最无私的方式倾泻到汾东矿的每一个角落。

平硐井口被滚烫的热情激发出一派喧闹的景象。运输车道两旁悬挂着大幅标语：“以实际行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谁英雄谁好汉夺取高产比比看！”轨道边军乐鼓咚咚，军号声嗒嗒，虽然听起来鼓号声不是那么齐整有节奏，但传递出来的声音却是热烈的，欢快的。因为敲军鼓，吹铜号的是一群矿子弟学校里的半大孩子！热烈的气氛中，不时有拉满煤的重车在电机车的牵引下，咣当当响着，从平硐里出来，奔向卸煤站。空车道上，停靠着一列矿车，准备载工人入井。穿水靴戴柳壳帽的工人迈着比平常快许多的步子走向矿车，挨挨挤挤坐进车斗里，等待发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开始的，动乱三年，打倒批臭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刚刚进入“巩固胜利成果”的阶段，1971年9月又爆出个接班人林彪叛逃事件。直乱到1975年元月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全国全面整顿，国家经济才开始恢复发展。

1975年的汾东矿已经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井工矿井。井下两个采区出煤。井下一线直接队组有开拓队、掘进队、采煤队。一个开拓队打进入煤层的矿井主巷道，以岩石巷为主。六个掘进队分别打煤层内要形成通风和运输系统的采区巷道。三个采煤队负责出煤。因为是从里往外采煤，所以采煤队也叫回采队。辅助采煤、掘进、开拓的，还有机电队、运输队、通风队。

经济恢复发展，汾东矿出的煤就满足不了需要了。不仅太原钢铁厂

要煤，鞍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厂、包头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全国许多钢铁厂都向汾东矿要主焦煤。各个钢铁厂要把要回去的“细粮”“香油”和其他煤种掺起来“喂”给冶炼炉，让冶炼炉“吐”出优质钢铁来。

要煤的地方多，要想多出煤就得拼人力，打人海战术。汾东矿党委书记兼矿长的原贵常说，井下采煤和打仗一样，必须打攻坚战。拿出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儿，男女老少全矿动员，一个战役结束，再打一个更大的战役，高产高产再高产，不能让钢铁厂的高炉饿了肚子。因此，每月原贵都要组织高产日。产量亏损时用高产补，产量超额时放“卫星”。

当然，从国务院到省里，哪一级领导不希望多出煤？煤矿系统的各级领导也认可了用高产日来刺激煤炭产量增长的做法。上下一条心，家属学生积极参与，高产日的气氛怎么能不热烈？高产日人们的精神状态怎么能不比往日高涨呢？

“气氛热烈，斗志昂扬，你这个高产日组织的是狗撵鸭子，呱呱叫！”调度室里，矿务局局长岳峻对原贵说。

“有煤烧，火就旺。只要工人们认对了理，哪个不是嗷嗷叫的上！”原贵接话说。

“毛主席说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这么多年我在煤矿是深有感触哇！”

“没错！我在汾东矿也是越干越有劲儿！”

“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稍顿，岳峻又提醒原贵说：“作为领导，我们要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可不敢把他们累得趴下了。”

“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回采一队的队长杨保旺从昨天晚上入井到现在还没有出井。许多工人要求打连班。”

“工人们在井下干十个小时还可以，干十二个小时，十六个小时，体力消耗就太大了。”

“今天高产日，我安排食堂打饼子，凡是在井下干的，班中保证能吃上两个饼子，加班的送鸡蛋汤。”原贵向岳局长汇报完，转头对调度台上的调度员用命令的口气说：“通知各队，凡是已经干了十二小时的，必须出井。今天高产，明天产量不准亏欠！”

“原书记，你们组织得力，士气高涨，我很满意！在矿上你还得陪着，不影响你们了，我走啦！”岳峻伸出手。